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

第三回 病尉遲閒住受餘殃 樂廷玉失機同入伙

卻說孫新來到哥哥家裡，正要說殺了毛多，教他出城避禍。忽聽見楊太守、樂統制來拜，曉得決撒了，躲出門看光景。那孫立不知來歷，忙討公服換了，迎進相見。楊太守、樂統制同到中堂，見了孫立，喝令拿下。孫立不及詢問，早被眾兵役簇擁著在太守轎前。到了州衙，太守升廳而坐，樂廷玉亦在東首。太守道：「孫立，你怎麼結連登雲山反寇，和兄弟孫新，去殺毛孔目全家，重複反叛！」孫立挺身說道：「這事從何說起？卑職從征方臘有功，蒙聖恩除授本州都統制。因戰場風霜，染了癩軟的病，辭職在家，並不出門，何曾去殺毛孔目？就是說我兄弟，也須實證。況大宋律上，兄弟分居的，也連累不得。」太守道：「你先前劫牢放賊，今番決然通謀的。」孫立道：「現有誥敕在家，輕易拿我不得！」樂廷玉道：「孫統制，你到祝家莊假說助我，裡應外合，破了祝家莊，使我置身無地。今又做出事來，不必抵賴了。」孫立道：「樂統制，分明是你挾仇陷害，少不得要到樞密司分辨，與你做個對頭。」太守冷笑道：「你說有誥敕，輕易動不得，且把你監下，待捉了登雲山反寇對證。」眾兵役就把孫立推到監裡。太守道：「孫立已監，不怕內患。樂統制，你即刻領兵征剿，不可遲誤。」樂廷玉應諾起身，點了二千兵到登雲山，不在話下。卻說孫新閃在人叢中，見哥哥擁去，連忙到家裡與顧大嫂說知，收拾家資，叫伙家挑著，同到山寨裡來。那阮小七、扈成、鄒潤正在哪裡還願。孫新道：「不好了，我的哥哥被太守拿去。那樂廷玉即刻領兵到了，快作準備！」扈成道：「甚麼樂廷玉？」孫新道：「就是祝家莊的教師，新升登州都統制。」扈成道：「噯！原來是我的師父。不妨，我自有計。先把寨門山口都壘斷了，不可與他交戰。」喚小嘍囉搬運木石堵塞，多備播木、炮石、灰瓶，防備攻打。不移時，盡皆完了。且到裡面散福。飲過數巡，孫新道：「我等衣甲不曾完全，一二百嘍囉多是烏合之眾，糧草又無蓄積，怎麼守得住？扈大哥，你說有計，還是如何？」扈成道：「機不可漏。只不要說出我姓名，待他攻打三日之後，如此這般做作。」眾人聽了大喜，暢飲而散。孫新道：「雖然如此，眾弟兄須要用心防守，不要懈了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都結束停當，到寨口守護，不題。

卻說樂廷玉點了二千兵，騎四高頭劣馬，全副披掛，手執鐵鎗，浩浩蕩蕩殺奔山邊來。結下寨柵，把山勢周圍一看，層巒疊嶂，別無小路。那寨口盡用竹籬葵蔭佈滿。沉吟了半晌，喝令兵士攻打。那高山上石塊、灰瓶兩點般打下來，傷了幾個兵卒，無計可施。天色已晚，只得回營。次日又來搦戰，並不見一人下來，小嘍囉只在高處百般辱罵。要想仰攻，那深篁密箐，山岡險峻，箭炮都打射不著。略近山腳，上邊勢順，竹弩烏槍容易傷人。樂統制不勝焦躁。

到第三夜，在寨中納悶。轅門外傳鼓稟報：「有一個姓扈的求見。」樂統制道：「恐是奸細，搜檢明白，才喚進來。」少頃，引進，拜伏在地道：「師父在上，徒弟拜謁。」樂統制扶起，仔細一看，道：「你是獨龍岡下扈成，怎得到此？」扈成道：「一言難盡。自從家口被李達殺害，逃到延安府，尋訪師父不著，流落多年。偶然遇著客伴，到海島做些生意，頗有利息。搭了洋船回來，海口子上登岸。那客伴押著貨物先走，我中了暑氣，行走得慢，被登雲山強盜捉到寨中，要我入伙。我是清白漢子，況且那廝們是梁山泊餘黨，原是仇家，如何做得！只是被他們留住不放，天幸聞得師父領兵來剿，心中暗喜。那伙強盜曉得師父英雄，個個心驚膽顫，盡到寨口守禦，無人防閑，被我逃出小路，得見師父，實為萬幸！明日要進城，恐有盤詰，要求一枝令箭，城門口照驗，發脫貨物，重到家鄉，整理舊業。故此特來叩見。」樂廷玉道：「令箭不難。我還要問你山寨虛實。我到了這裡三日，不見出戰，又無路可上，正在此納悶。」扈成道：「寨中只有一二百嘍囉，不曾經陣的，為頭的是鄒潤，湊著阮小七，殺了濟州通判，逃難到此，與孫新、顧大嫂會著，同結了伙，衣甲全無，刀槍缺少，只有一匹馬，是阮小七帶來的。糧草不足，每日叫小嘍囉到村中打米。我昨日尋出山後小路，師父若要破他不難，這廝們盡把守寨口，後面空虛。若從小路攻進，易如反掌。」

樂廷玉大喜，叫備酒饌相待，說道：「賢弟，你何不引我同破山寨，豈不是好！」扈成道：「我這擔貨物，約有萬金，那伙客伴人心難托，倘然見我不到，竟拿了去，況這是洋貨，哪裡聲張！」樂廷玉道：「小路離此多遠？」扈成道：「在西南角上，只有五六里。有兩株大楓樹在上邊，叫做丹楓嶺。雖有寨門，不過十來個嘍囉把守。」樂廷玉道：「那幾個賊寇料道不打緊。只有病尉遲孫立，是孫新的哥子，是同我師父學的武藝，有些本事。怪他前日賺破祝家莊，先稟太守拿他監禁，恐他越獄，放心不下。城中的兵我盡數帶來，尚有疏虞，怎生了得！」沉思了半晌，說道：「賢弟，我曉得你材具，明日分三百兵與你，領到城中，持令箭稟帖，呈上太守，守護城池。待我掃蕩山寇，回來敘上你的功，圖得職銜，然後回去，豈不榮宗耀祖！」扈成致謝道：「蒙師父見委，不敢推托。若是耽擱不久，這還使得。只候師父凱旋，就要回去。」樂廷玉道：「且再商量。」

到次早，樂廷玉分點三百兵，討副衣甲與扈成穿扮了，取令箭稟帖，付與扈成道：「小心在意，我在兩日內回兵。」扈成拜別，領兵出營。下午時分進城，到州衙前，太守晚堂未退。扈成直至丹墀參見，呈上稟帖令箭，楊太守叫聽事接到案桌上，啟封看道：

末將謹奉台檄，剿蕩登雲山賊寇，探知虛實，不日殄滅奏凱。唯恐城中無備，孫立乘機逃越，特差敝門下扈成，文武全備，分兵三百名，回守城池。台相可任調遣，巡察非常，庶無疏失。令箭照驗。

楊太守看了稟帖，見扈成一表人材，驗過令箭，說道：「樂統制差你守護城池，責任非常，待賊平之日，敘功升賞。」扈成聲喏而出。扈成到營內傳下號令：「每門分兵守把，辰啟西閉，盤詰出入，不可違誤。」各門分把去了。留下二十名隨身差遣，就在營內安歇。晚間各處巡察，十分嚴緊。太守放心，回衙安寢。扈成取出銀子差隨侍的置辦酒肉，喚二十名同吃。兵士道：「扈爺初到，不曾接風，怎麼反擾？」扈成道：「我不過一時遣委，又無統屬，全要你們用心。待樂老爺回來，討得無事就好了。這個何妨！」那些兵士只圖嘴肥，管甚利害，盡意的吃，都醉了。

三更時分，聽得號炮連聲，曉得登雲山兵到，喚著兵士們開門迎敵。那兵士多了幾杯酒，有甚主意，開了城門。阮小七、孫新等一擁而入，先放起兩把火來，遍地通紅。守門軍士盡皆竄亂。孫新、顧大嫂直入監中，放出孫立，到家收拾家資，孫立紮扮舊日模樣，鐵襖頭，烏油甲，手執竹節鋼鞭，乘馬往來馳驟。阮小七、鄒潤打進內衙。楊太守聽知火發，慌忙起身，早被阮小七一刀砍翻。鄒潤把衙內家眷殺盡。扈成在城門邊把守。城中百姓鼎沸，各自逃命。到天明，救滅了火，把倉庫中錢糧裝在車子上，叫顧大嫂押著，護送孫立家眷先回山寨。扈成選營內好馬，各騎一匹，餘多的馱著衣甲、器械、火炮等物，出城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城中烽火燄天紅，調虎離山草塞空。

不是逢蒙偏殺羿，只因事在兩難中。

卻說樂廷玉分三百兵與扈成去守保城池，只道是心腹徒弟，托了他，無內顧之憂；又知寨內真情，可以唾手成功。先差「夜不收」尋土人引路，到山後西南角上，果是有丹楓嶺，探實回報。到晚上盡皆飽餐，著五百兵守寨，截住前路。自引一千多兵，人銜枚，馬摘鈴，悄悄的到丹楓嶺。寨口無人攔阻。吶聲喊，殺進去，並無一人，是個空寨。樂廷玉跌腳懊悔道：「不好了，中他奸計！」恐怕城中有失，連忙回兵，運開木石，從前塞而出。那守大寨的兵只道是賊寇逃走，把銃炮矢石盡力打來，連忙吆喝是自家的兵，已打傷許多了。

樂廷玉傳令起兵回城，偏生作怪，城中星月清明，山邊霎時雷電大作，兩驟風狂，那山澗湧起水來，寸步難行。樂廷玉心中焦急，直到天明，方才雲收雨歇。喝令起程，那泥濘濕滑，趕不得路。行到中途，有人傳來：「登雲山強人打破登州，楊太守一門受害，各處放火，城中變做瓦礫之場了。」樂廷玉聽見這個消息，魂不附體。兵士都念著家裡，心慌意亂，隊伍不整，攙落無次。轉過一座林子，連聲炮響。樂廷玉喝令扎住。陣腳剛立未定，只見孫立橫著鋼鞭，衝殺過來。樂廷玉恨不生吞了他，更不打話，挺槍刺去，鬥了二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斜刺裡阮小七手執三股叉，亂搗來。三匹馬轉燈兒廝殺。孫新、鄒潤又領嘍囉裏將攔來。那官兵

無心戀戰，又兼辛苦一夜，早上不曾造飯，腹內空虛，先自棄甲丟盔四散走了。

樂廷玉抵當不住，虛晃一槍，敗陣而走。回頭只有十多個家丁跟著。轉抹過林子，喘息方定。尋思道：「失了機，回登州不得，若到京師，怎見楊提督！真是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！」只見扈成飛步前來，叫道：「師父，徒弟萬分有罪了。」樂廷玉咬牙怒目的罵道：「你這畜生！我以心腹待你，幾時落了草？造這調虎離山之計來害我！」扈成道：「如今埋怨也無用了。我不曾落草，有個緣故。」樂廷玉道：「既不落草，為甚的與他們出死力，獻了城池，殺了職官，做這迷天大罪！」扈成道：「我原從海島歸來，有擔犀角、香珀貴重之貨，僱個腳夫挑了。因天氣炎熱，在毛豸門首歇回涼。那毛家見了，問道：『甚麼貨？莫不是通洋的？』不由分說，叫莊客搶了去，還要捉我送官。彼時孤身，只得忍氣吞聲走了。到十里牌酒店裡吃杯酒解悶。偶遇著阮小七也在哪裡吃酒，問起是石碣村人，記念妹子一丈青，當初被宋江捉去，不知怎地了。阮小七說一丈青配與王矮虎為妻，後來從征方臘，雙雙打死。我不覺淚下。那酒店是顧大嫂開的，聽得說起梁山泊事，走出來，邀進水亭飲酒。見我憂悶，問是何故。我說一擔貨物在某處地方被一個人搶去，顧大嫂猜道：『必定是毛豸了。』卻好孫新回家。一同抱不平，替我奪回貨物。那毛豸又與他們有宿怨，就去糾合鄒潤，殺了他。聞得城中拿了孫立，遂上了山。我還不曉得師父在登州做官，到得征剿說出姓名，我一時可憐鄒潤、孫新萬分窘迫，不合獻這條計策。實是有累！但憑師父加罪！」

樂廷玉道：「便是殺了你，也替不得我的憂。只是我在楊提督門下效用，蒙他十分敬重，因他兄弟楊戩升了登州太守，恐常有海警，便升我為都統制，把兄弟托在我身上。如今教我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了。怎麼處？」扈成道：「師父有此潑天本事，在登州受楊戩節制，也幹不得甚麼事業。目今朝廷昏暗，奸黨弄權，天下不日大亂。不如尋一個所在，安身歇馬，待時而動。後面建些功業，名垂竹帛，享受榮華，豈不是好！就是我得師父教導，學得一身武藝，也要巴個出身。豈料時乖運蹇，一家老小死於非命，家業銷敗，飄泊無依。幾年從風波險阻中博得些財物，要回家重整家風，娶房妻小，接續宗祀。誰想撞著冤孽，陡起戈矛，陷身不義了。先前只道梁山泊那班是亡命反寇，豈知一個個是頂天立地好男子！疏財重義，路見不平，無一毫苟且之念，為著朋友死生不顧的。所以宋公明赤心為國，建立功名，被奸臣所算，將藥酒鳩死，人人痛恨，思量為他復仇。師父，你何不也一般替天行道，再看機會！」

樂廷玉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我忙著一張弓、一條槍，隨分到哪裡邊關上圖個出身，豈可將清白英名一旦玷污了！」扈成道：「師父，邊關上圖個出身，如今哪一處邊關不是奸臣鷹犬？既是楊提督把兄弟托在你身上，全家殺死，豈不懷恨！失守城池，要按軍法，況又有稟帖到楊太守差我保守，我是你徒弟，開門揖盜，豈不是交通叛寇？哪裡分辨！禍到臨頭，悔之晚矣！」樂廷玉沉思了半晌，說道：「除非叫那班都來，再作區處。」扈成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飛也似去了。

看官，樂廷玉敗了陣，為甚麼不去追趕？原是要招降他。被扈成說得透徹，自然依順了。扈成對眾人說了，盡皆歡喜。叫小嘍囉挑了一擔牛酒，孫立、孫新、阮小七、鄒潤步行到林子裡，見了樂廷玉，一齊跪下，說道：「誤犯虎威，望乞恕罪！」樂廷玉也按下馬，扶起道：「我辛苦了幾年，掙得這個前程，被你們送了，實是氣不過！今你們同來，有何話說？」孫立叫嘍囉捧過牛酒，斟了一大碗，又跪下去：「請大哥飲了這杯酒，方敢上稟。」樂廷玉也跪下去接了，就同在林子裡團團坐下。飽餐已罷，又分給家丁吃過。孫立方才說道：「小弟與大哥一個師父教出的弟兄，又是前後官。前年攻打祝家莊，委是小弟不是。今棄職在家，自守本分。三日前曾囑咐我兄弟，不要與向日朋友往來，恐怕惹事。不料他不聽，又做出這件事。大哥同楊太守來拿，我實是一毫不知。既被他連累，也無可奈何了。大哥你負此本領，今日失了機，哪裡去剖明！不如同到登雲山安身，再圖進步。不是我勸你為此不義之事，其實朝廷不明，奸佞得政，縱有忠心，也無處用。請自三思。」樂廷玉歎口氣道：「罷！我其實進退兩難，又承賢弟般屈己，幸無家小顧慮，同你去罷！只是後有可乘之機，須要為朝廷出力。」孫立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阮小七拍著胸脯道：「我阮小七一生耿直，前日削職歸來，原去打魚供養老娘，何曾再生別念！不料奸臣撞到我刀頭上，又幹這樁，豈是要做的！」叫嘍囉牽過馬，一同騎了。

來到寨邊，顧大嫂聞知，出來迎接。到聚義廳上，焚起一爐好香，拜了天地，同盟設誓，請樂廷玉為寨主。樂廷玉推遜道：「小可初到此間，無才無德，豈堪妄自稱尊！」眾人齊聲道：「統制英名，久已欽慕。宋公明當緊恨不能請來聚義，時常惋惜。今幸執鞭，盡速約束。況又年長，不須固遜。」樂廷玉推托不得，坐了第一位。孫立道：「梁山泊上小七哥原是天罡，該居第二。」阮小七道：「我逃難到此，蒙你弟兄得以安身。我又粗直，只好廝殺，怎麼使得？自然是孫大哥。」一把推孫立坐了第二位，說道：「第三該是扈哥了。」樂廷玉道：「不是這般說。我已僭妄，小徒豈可再越！小七哥從直些。」阮小七遂為第三。孫新道：「這山寨若無扈家哥算這妙計，怎得保全？樂統制如何肯來？第四有屈了。」扈成再要推讓不得。孫新第五。顧大嫂第六。鄒潤第七。

當日排定位次，殺牛宰馬，大設慶賀筵席。小頭目嘍囉俱加給賞。樂廷玉道：「初出茅廬，就破府城，殺了太守，朝廷豈不遣兵來剿這這二百兵幹甚麼事？須要大家同心戮力，做個準備，不可托膽。」孫立道：「統制言之有理。」即日設立三關，蓋造房屋，安頓家小，修理牆垣、水柵，一如梁山泊豎起杏黃旗，亦寫「替天行道」四字。置辦衣甲、器械，招軍買馬。四方聞風慕義，不上三個月，聚了二千多人。逐日訓練，號令嚴明，氣象崢嶸。有詩為證：

王楊高李蔡梁童，會進群雄草澤中。

若使量材能擢用，不教北狩泣途窮。

卻說七籌好漢在登雲山聚義，但取貪污不義之財，不殺孤窮無罪之輩。因此地方懾服，官軍不敢輕來撩撥。一日，有伏路嘍囉報上山來，說有四五擔貨物在大路上經過。阮小七跳起身道：「這幾日正少錢糧，待我去取了來。」樂廷玉道：「孫二哥，你同去走遭，審看來歷。若是小本客人，放過了他。」孫新應諾。同阮小七領了五十名嘍囉，趕下山來。見一條大漢，穿著青綾罩甲，戴范陽大帽，身軀雄壯，跨口腰刀，提條梢棒，押著貨物，只顧低著頭走。阮小七、孫新從後面趕上，喝聲道：「這鳥漢哪裡走！」那漢回轉頭道：「你這伙毛賊，人也不識，敢來攔截！」掣梢棒打來。阮小七正要挺鋼叉搠去，對面一看，同叫聲「阿呀！」撇了器械，拜倒在地。不教這人來，怎得梧桐葉被秋霜落，菡萏花經曉霧滋。端的那大漢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楊戩托兄弟於樂廷玉，是待以心服也。樂廷玉命扈成領兵守護城池，是待以心腹也。孰知事出意料之外，皆至債敗。甚矣，推心置腹之難也！樂廷玉致使楊太守一門受害，與朱全抱小衙內看河燈、被黑旋風所殺，同一有苦難訴，再無歸路矣。扈成竟作登雲山之屈戍。讀前文阮小七廟門遇扈成一段，正疑何故此處必要插入扈成，讀此乃知遙遙為樂教師上登雲山地耳。結構之妙如此。）